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與妙法寺合辦 四川地震賑災法會

四川八級地震，舉世矚目，八方支援，僅看香港一地，賑災活動無日無之，不少機構也舉行內部捐款，真可謂遍地開花，教人感動。

妙法寺上下全人，面對這樣一個災情，又豈會無動於衷？住持修智大和尚聯繫了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會長紹根長老，兩個團體合辦一場息災法會，並且同時為四川地震籌款。善款在統計好後，將委托中聯辦轉交。

法會於五月廿五日(星期日)在妙法寺新佛殿舉行，並得到全國政協委員、新界鄉議會議主席、立法會議員劉皇發先生及中聯辦協調部部長高級助理李平曄博士撥冗參與；遠在大嶼山觀音寺的融靈長老及妙光法師一早抵場，還有法亮、自雄、界端等十數位法師，率領近千信眾誦經禮懺，在宏偉的大雄寶殿上，在嘹亮誦經聲的迴盪裡，剛於佛誕前夕完成鋪金工程的大佛像，一臉的祥和，慈眼視眾生，為大地眾生拔苦予樂。

在這次息災法會上，擺設兩個壇，筆者特別留意到蓮位上面所寫的內容，除了為四川地震亡魂超度之外，也同時超度緬甸風災死難者，我們不僅要關心自己同胞，也同時要惠及別人，這是全人類的事，是眾生的事。

另一壇，則為祝願為奮勇救災的軍民福壽康寧。

從上午到晚上，妙法寺新佛殿除了莊嚴肅穆的誦經法會，也同時有熱鬧一面，十一幅國畫珍藏者奉獻出來，連同商務印書館贊助的一批佛書同時讓善信認購。大家在法會中場休息時便可閱覽選購了。(有關這次書畫及佛書賑災義賣，另文報導，請閱第三版。)

本刊記者阿妙



金光燦燦 耀目生輝

妙法寺新佛殿佛像鋪金工程，趕及在佛誕前一個星期圓成，與逾千信眾會面。

由於這座環保至上的新型佛殿充分地採用天然光，陽光透過玻璃，映照在金裝佛身上，金光燦燦，耀目生輝，十分莊嚴祥和。

早上，溫煦的陽光灑在佛身上，給你一個大地初醒、微微和暖的感受，忽地，你有朝氣上揚，一天之計在於晨的感覺。

中午時分，陽光燦燦，金光燦燦，整個佛殿生氣充盈，人在其間，希望在其間。

黃昏時分，暖暖的落日餘暉輕撫在佛身上，你看着看着，彷彿看到金池塘裡金波漾漾，頓覺放下自在，誰管身後浮名。



祈求佛光普照——

健在者福壽康寧，過逝者往生極樂

在妙法寺息災法會上，數十位法師率領近千善信誦經。圖為多位法會主持與主禮嘉賓一起，以虔誠之心，在祭壇前向地震死難者至哀思。右起：紹根長老、融靈長老、李平曄博士、劉皇發議員、修智大和尚、法亮法師。



「防患」妙法

內明智譚

付法藏經云：佛言：一切眾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為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法是眾生真善知識，作大利益，濟諸苦惱。所以然者，一切眾生，志性無定，隨所染習。近善則善、近惡則惡。若近惡友，便造惡業，流轉生死無有邊際；若近善友，起信敬心，聽受妙法，必能令離三塗苦惱，由此功德，受最勝樂。

法華經云：三界如火宅。人生在世，由出生，而老、病，乃至於死，無不感受種種身心逼迫之苦。人人皆欲出離苦海，唯吾人智慧不足，並不能自覺自悟，故必依善知識。依教奉行，持之以恆，方能得解脫安樂。

首要，知本身有病，亦知自己不能自醫。欲離病苦，必須尋訪名醫，名醫者即善知識也。醫師經診定後所開藥方，即善知識所開示教導之法則。依指示服藥，病可得痊癒，即依教奉行，可得解脫安樂。

俗云：防患於未然、預防勝於治療。欲離苦海，勿種苦因。倘不如理思惟，無明故起貪欲瞋恚，而作種種惡業。毋令待受諸惡報時，悔之晚矣。

釋修智 (妙法寺住持)

妙法寶藏

常示涅槃法

『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是名轉法輪，便有涅槃音，及以阿羅漢，法僧差別名。從久遠劫來，讚示涅槃法，生死苦永盡，我常如是說。』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

本經接下來又點出：三寶住世，究竟是為引導眾生證入涅槃法。

「滅諦」的涅槃法，是三世諸佛自證的解脫境界，亦即生死輪迴過患諸苦永盡的清涼菩提。佛陀出現世間，即為本此內自所證境界，而對苦惱眾生宣說有此解脫之法可證。但涅槃寂滅的解脫實相境界，實乃不可以心思及言議，唯證相應。為了攝受有緣眾生，佛陀不得不以方便善巧而作種種言宣，務令逐步趨入，善根成熟，自得解脫。

如是，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之後，即從內自所證境界中出，說法度生。首於鹿野苑為度憍陳如等五比丘，以「苦集滅道」四諦之理而「三轉十二行法輪」，五比丘當下證阿羅漢果，得趣涅槃法樂。於是，世間乃有三寶之名：大覺佛陀為佛寶、涅槃法為法寶、趣解脫五比丘為僧寶。

由此可知，三寶住世，是建基於涅槃解脫法之上。佛陀因證得大般涅槃故為佛寶，阿羅漢亦因趣涅槃果故為僧寶，四聖諦亦即涅槃法故為法寶。涅槃法唯是佛陀內自所證境界，本離言詮，為度生故，佛陀乃興大慈悲心，於無言中方便示說，目的唯在同證解脫。因此，涅槃解脫法可謂教法之核心，住持三寶者即令此解脫法恆久長住世間而已。(『妙法寶藏』之十四)

釋素聞 (妙法寺秘書)

物好共榮

“物惡獨勝”的另一面，是“物好共榮”。

天地萬物所好，是共存共榮，共善共美，同大同尊，同勝同利。淨空法師說：“諸佛證知天地萬物唯心所現，唯識所變，同一法性，自他不二，是應和陸相處，平等對待，互作勝緣，即是極樂國土耳。”

我還是引用李焯芬教授說的一個故事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英、法等戰勝國，幾經磋商，決定在美國紐約成立一個協調處理世界性事務的國際性組織——聯合國。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大家才發現，這麼一個全球性至高無上，最權威的世界組織，竟然難尋自己的立足之地。

聽到這一消息後，美國著名的一家財團——洛克菲勒家族，經過商議，決定出資870萬美元，在紐約買下一塊土地，無償地把這塊土地贈與“聯合國”這個剛剛掛牌的國際性組織。同時，洛克菲勒家族，也把這裡附近的大面積土地一併全部買了下來。

洛克菲勒此舉，出人意外，當時，許多美國大財團都吃驚不已。870萬美元，對於戰後經濟十分困難的美國和全世界，確實不是一個小數目，而洛克菲勒卻是無償贈予，什麼條件也沒有。這個消息傳出之後，美國許多大財團的老闆甚至嘲笑說：“這簡直是愚蠢至極！”，他們斷言：“這樣下去，過不了十年，洛克菲勒財團就要淪落如貧民集團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聯合國大樓剛剛建成，四周的地價頓時狂漲起來，一時間，升值達到捐贈原價的數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巨額財富，源源不斷湧進了洛克菲勒家族。這個結局，令那些嘲笑和譏諷的人士個個目瞪口呆。

這個道理不是很明顯嗎？同尊同勝，共美共榮，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箇中原理，恐怕在今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

釋覺真 (香港佛教聯合會宗教事務監督)

本來面目

一隻四處漂泊的老鼠來到佛堂的屋樑上安了家。鼠窩下面正對著一尊大佛，老鼠偶爾從鼠窩裡露出小腦袋四處張望，發現進出佛堂的人還真不少，牠有些膽怯。但很快牠就發現：那些善男信女，規規矩矩地在桌上放好各種水果糕點後，便虔誠地向牠不停地叩頭。開始時，老鼠有點迷茫，心中還暗笑：「多麼可笑的人類！」但時間久了，牠越來越堅信，自己一定是隻神奇的老鼠。

夜深人靜，老鼠從窩中大搖大擺地走出來，慢慢地享用桌上豐富的供品。這時，一隻餓極了的野貓闖了進來，一把將老鼠抓住。「你夠膽吃我！我是一隻神鼠，連王公貴族也要向我跪拜哩！」「尊貴」的俘虜抗議道。「哈！別自以為是啦！人們是在向這尊大佛跪拜，而不是向你行禮。不要因為你所站的位置，就以為自己是眾人膜拜的神鼠。」野貓輕蔑地譏諷這隻愚蠢的老鼠，一口將「神鼠」吞到了肚子裏。

這隻狂妄老鼠臨死前淒慘的叫聲，使我仿佛聽到了汶川地震中一位書記的可憐呼救聲，“我是某某書記，救救我。”身陷絕境，命若懸絲，仍念念不忘自己書記的身份，企盼獲得與眾不同的對待。豈不知汶川的樓板分不清你是高官還是平民，汶川的震波分不清你是乞丐還是富豪。在震區，只有死人和活人、救人和需要救助的人。這進一步使我意識到，可憐的世人因自己擁有的財富、官位而覺得自命不凡，高人一等，不知不覺中做下不少糊塗事。禪宗大德，悲憫眾生，應機施教，對症下藥，以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逼令世人生起疑情，了知自己的本來面目。順治皇帝受禪師的啟發，追問自己，「未生我時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長大成方是我，合眼矇矓又是誰？」如此鏗而不捨地層層剝皮、自我反問，直到漆桶落底，參透生死，人們便能猛然省悟自己的「本來面目」。

釋淨因 (香港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總監)

心香

禪師在院子裡種了一株菊花，精心培育。第三年的秋天，院子成了菊花園，花香一直傳到山下的村子裡。

凡是來寺院的人都忍不住讚嘆道：「好美的菊花啊！」

一天，有人開口，向禪師要一株菊花，移植到自家院子裡。禪師欣然應允，並親自動手挑揀開得最美、枝葉最茂盛的幾株，連根挖出送到了那人家裡。

消息很快傳開了，前來要花的人接連不斷。禪師總是微笑着一一應允。不多日，院裡的菊花就被送得一乾二淨。

秋天的一個黃昏，沒有了菊花的院子顯得寂寞而荒涼。

弟子不禁說道：「真可惜！秋天本應是滿院菊香的。」

禪師笑着對弟子說：「現在豈不是更好，三年後會變成一村菊香呢！」

「一村菊香！」弟子不由心頭一熱，看着禪師，只見他臉上的笑容比開得最好的菊花還要燦爛。

禪師說：「一件好東西，與別人分享後，就變成兩件、三件、無數件，我們應該把美好的東西與別人一起共享，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這種快樂，這時候我們也真正感受到快樂。」

送花於人，手留餘香。胸懷寬厚的人才能感到真正的快樂，心中的香氣方能裊裊不絕把快樂與人分享，一個小小的快樂便可以變化成千萬萬個快樂。當你看到別人臉上洋溢的笑容時，自己也會感覺無比的幸福快樂。

李焯芬 (香港大學副校長)

法苑留音

禪e世代

人間禪語

清風白雲

討一個說法

四川八級大地震，震掉數以萬計生命。

在大自然災難裡，生命就是這樣脆弱，我們幾乎是束手無策的，連預測地震也不容易，唯一可做的，是盡量把樓房建造得堅固，有些「豆腐渣」建築，不要說七級八級地震，恐怕一場較大的颱風也吃不消。

學校，是一個人群聚集的地方，一旦出事，可嚴重了，你看這一次，一千幾百師生就在這幾分鐘內慘遭活埋，三幾分鐘前仍在努力學習，三幾分鐘後已經陰陽異路。

儘管說什麼人生無常，但有些慘事是可以避免的，最少也可以把悲慘程度減輕。有些學校的建築為什麼容易倒下？為什麼

麼某些政府辦公樓卻在同樣情勢下而安然無事？

「地方官」究竟做了些什麼「好事」？真希望這萬千「師生幽靈」作片刻的復甦，齊齊來一個與師問罪，最少也像電影「秋菊打官司」的女主角那樣，向那些草菅人命的貪官污吏、向不義的社會歪風，「討一個說法」。

從電視上看到一幕，幾十位受害家屬，捧着兒女遺照上路。去哪裡？步行三日三夜到縣城告官去。

沿途，「地方官員」派出執法者企圖阻撓，但今時今日傳媒的透明度高了，這一幕幕現實版的「秋菊打官司」就暴露在億萬民眾眼前。我們也在含著淚說——討一個說法！

陳青楓 (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六祖惠能的那一句名偈，即使非佛教徒也會唸——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最近，翻看潘重規教授校定的「敦煌壇經新書及附冊」，看到從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壇經」，惠能大師的這一句偈語，與我們平時所唸誦的有所出入。

「敦煌版」是這樣的——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

（從「敦煌本」的抄本看，「佛性常清淨」是寫作「佛性常青淨」的，看

來，在當時俗寫文字上「性」「姓」相通，「清」「青」也可互用。）究竟上述兩偈，哪一偈才是惠能當年的真實？

「敦煌版」這「壇經」一開始寫上「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授無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法海乃惠能十大弟子之一，另九位分別為：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

此「壇經」在敦煌藏經洞經近千年後有緣再面世，它看來是「六祖壇經」一個最早版本了，且又是惠能的大弟子

法海所記（即使不是最早，也肯定是「最早版本之一」）。我說的是「版本」，不是「抄本」。

那麼，惠能大師這名偈，看來該以「敦煌版」的這一首最為接近真實吧？

教授師神秀上座當時的偈語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五祖弘忍和尚語神秀：「汝作此偈，祇到門前，未得入……」

筆者覺得，五祖所言甚是，神秀此偈的確是「凡夫於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但祇及門檻，要踏進去還差

一步。然而，我們看「敦煌版」裡惠能那一偈，也不見得有什麼突破，祇是就着對方原有的話題而加一點改進吧？

如果強調惠能的「頓悟」比起神秀的「漸悟」更「空」，更能得見「本性」的話，他本來的那首偈就顯得「平」了一點，「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比起「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確「空」得少了一些，可不知道「後來」這一版本又是哪一位「高人」改的？

帶着這份疑問請教修智法師。

是“佛性常清淨”還是“本來無一物”？

一問之下，又問出一番引人入勝的奇情曲折。

修智法師曰：「我認為：『本來無一物』這一句才是惠能禪師說的。」

「噯？怎麼敦煌版裡不是這樣寫？照說，這一名偈是惠能禪師的轉折點，是十分重要的，他的弟子不會弄錯吧！」

「不是弄錯，」修智法師說：「你是否記得我曾經同你講過：當時惠能的偈語寫在牆壁上，五祖弘忍看到後，立即用鞋擦掉？」

「是的，你曾經這樣講過。你說，這是因為弘忍覺得這偈語空得太徹底，

在理解上稍有偏差便很危險，他怕一些認知能力稍低的門人看了會有錯誤的看法，所以擦掉。『如果真的如此，則『本來無一物』是惠能的原作，那就可信得多了。如果是『佛法常清淨』這一句，則根本是一句比較普通的修身之言，沒有較深哲理可言，五祖沒有必要擦掉，而且——」

「而且，五祖通過神秀的偈語而認為神秀的認知未能入門，則沒有理由就認為惠能這一句偈語勝上一籌的，是不是？」修智法師說：「所以，我的推測，『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一句本來是惠能禪師的。」

「還是想不通，法海為什麼把它改了了呢？」

「就是因為當時這句偈語空得太徹底，容易令人誤解，作為弟子，自然會維護師父，所以法海把師父惠能原有的一句偈語改了，改得很正路，改得很容易讓人接受。」

修智法師這樣說，未嘗沒有道理啊！在當時環境，確有此修改的需要，但這一來又讓人覺得惠能「空」得未夠徹底，未能達到那「境界」。事實上，我們前前後後地看惠能禪師的一些言行，即使是他首次得見五祖弘忍，所言也是「空」得叫人心服的，他說：「人

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後來惠能在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說的那句：「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這着着顯現出惠能的「空」性，那麼，「本來無一物」這句偈語反而很膾炙合惠能的識見了。

如果是那一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五祖弘忍「恐眾人知」而緊張地說，「此亦未得了。」（即是說：也像神秀一樣未能真正見到本性。）這就沒什麼道理了。

陳青楓

為四川地震苦難同胞 獻上珍藏書畫籌款

香港書畫界朋友，從來對做善事都是不甘後人，一呼百諾，而且，他們更會把自己的珍藏拿出來，毫不計較。

這次妙法寺為四川地震賑災籌款舉行一場大法會，與此同時，邀請十位書畫界朋友參與。

有記者問陳青楓先生：「這十位參與書畫籌款的畫家，是怎樣挑選出來的？」

陳青楓表示：「沒有什麼特別挑選，由於時間來得比較急，都是在平日裡大家常有來往的書畫朋友，用電話聯繫就是了。畫友作品水平高，在大雄寶殿展示時，很受信眾歡迎。」

「畫價方面，又怎樣訂的？」

「都是為了做善事，是多是少也不太計較了，所以確定下來，山水畫一萬元，花鳥作品則五千。的確，有些作品很超值的，更重要一點，這些作品不但是賑災做善事，而且供在佛像前，有數十位法師、近千位信眾整天誦經禮懺，它的價值意義更是難能可貴。」

本來十幅作品，何以變了十一幅？原來由信徒臨時交予修智大和尚一幅水墨畫來參與，這是日本友人送給他的，畫家署名 江東人振亞。看來是一位留日中國畫家吧？這條大魚，寫得生動活潑，筆墨淋漓。

十幅畫作者分別為：（上圖左起）熊海、何東愛、葉樹菁、黃詠賢、黃小雯；（下圖左起）容繩祖、陳青楓、蔡湘君、黎明、何靄兒。



商務贊助佛書

妙法寺這次為四川地震賑災，承蒙各方友好鼎力支持，進展順利。商務印書館贊助了一批佛書圖冊，由於這些書本價錢大眾化，更重要的是很適合信眾閱讀，譬如「法界源流圖」，很早便給搶購一空，「走向正觀音」、「密宗諸尊」，都是大家喜歡購閱的，「敦煌心靈之旅」更是一套佛知識與畫藝並重的畫冊。



商務印書館賑災贊助



這是什麼“小精靈”

如果我說：“這是頻婆！”也許，聽者祇是“哦、哦”兩聲，仍是一派茫然。假如我說：“這是鳳眼果！”不同了，“噯？鳳眼果？這果實果然很像一對鳳眼。”鳳眼果是別名，是俗稱，它實際上就是頻婆果。（“頻婆”兩字是梵語：Bimba。）另有一個更少人曉得的名字，稱之為林檎。

今時今日，人們對很多習俗都給忘掉了，農曆七月七日乞巧節，也稱為“七姐誕”，過去，不少少女在這一天晚上，遙望星空，看牛郎織女鵲橋相會，拜七姐，“七姐盤”上的果品，便有頻婆果這主角，所以它又稱為“七姐果”。

頻婆果形狀趣怪，像什麼呢？像人們戴上一副厚厚的紅色眼鏡，一雙鳳眼在紅框內轉動，驟看起來，還以為幪面超人的一副眼鏡掛在樹上。

頻婆，不僅果實形狀怪，它的花也教人意想不到，你怎麼可以想到它是一朵朵“洞穿着一對小眼”的小白花像一群“小精靈”聚生在一起，形成一個可觀的圖案。

它的葉卻又剛好相反，又大又厚又綠又濃密，落雨天，你躲在頻婆樹下，就像撐一把天然雨傘。

我到妙法寺才第一次看到這樣一株果、花、葉都不相襯的植物，這就是頻婆果。

文：菁菁·圖：文文

紅千層與串錢柳

妙法寺內的花花草草，驟看起來，沒什麼特別——最特別的大抵有那經常開花的曼陀羅吧！不過，所謂“沒什麼特別”，那是指“不起眼”處，如果我們仔細地看，進一步而多了解這些花草樹木，你又會產生陣陣驚喜，到底這些品種都是我們平日較少見到的。

今期，讓我介紹兩種近似而又可能被人混淆的紅艷——艷花朵紅千層與串錢柳。兩者相同之處，乃紅紅的花朵都像一條條紅刷子掛在樹上。

紅千層樹幹硬直，小花較密，我們把它的葉子搓揉後聞一聞，會嗅到似檸檬或柑桔的香濃味。

串錢柳，不論樹葉及花朵都是向下垂，很有垂柳的感覺，所以人們也喜歡把它栽種在水邊河岸；一層層的紅花，像一串串“紅錢”垂掛在樹上，也難怪它的名稱喚作“串錢柳”。在妙法寺新殿這邊，當你拾級而上，便看到旁邊栽上好幾株串錢柳。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
http://Publish.CommercialPress.com.hk

Make Your Smart Choice

商務出版書籍 是最適合你的選擇

【帶同你最愛的讀物，一起向夏天出發！】

凡購買商務印書館出版書籍折實價滿\$200，
即可免費獲贈 *Happiness of Reading*
時尚書袋乙個，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精選
推介

商務出版物折
全線 85

*新書《做好人會成功》除外